

[行游天下]之埃及游记

亚历山大的埃及艳后

□张丽娜 文/图

海港城市无非如此:阳光,海浪,沙滩,冰淇淋,海鲜,缀以衣着清爽的帅哥美女。

埃及最大的海港城市亚历山大没有比基尼美女。蔚蓝的地中海边,尽是穿戴保守的当地人。黑肤红衫的埃及小伙儿,叼着烟,推着蓝色小车卖冰淇淋。胖嬷嬷买了两个,仰着脸先舔一口,急得一群孩子围着她上蹿下跳。

这景象谈不上浪漫、香艳,但很有夏日气息。何况海边的餐厅里,还有我这辈子吃过的最肥美的秋刀鱼。

单就城市景观来说,亚历山大混搭得蛮有个性:楼房、街道颇有古希腊风情,间杂阿拉伯风格,半新不旧,耐人寻味。

我此前听说,埃及人多,所以公交车大都不关车门,为的是门口可以多挂几个乘客,但没有亲眼所见,毕竟不能相信。

亚历山大解了我这个疑惑:在街巷中穿梭的公交车,确有几辆不关车门的——并非人多关不上,而是车太破旧,车门大概已经坏了。司机倒是友好,隔着玻璃窗笑嘻嘻地向人招手。

这座城市本就以古旧和“毁坏”著称。

两千多年前,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,建立此城。亚历山大大帝死后,埃及总督托勒密建立了托勒密王朝,将亚历山大作为首都。

赫赫有名的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,是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女王。

相传,老国王立下遗嘱,让她和弟弟按旧俗结婚,共同统治埃及。然而,姐弟不睦,明争暗斗。后来,克利奥帕特拉被驱逐,转而向地中海对岸的罗马执政者恺撒大帝求助。

她脱光衣服,将自己裹在毯子里,命部下抬着,去见恺撒。毯子散开,美人出来,恺撒魂不附体,当即出兵,帮美人夺权。

可惜恺撒命短,被刺身亡。他的部下安东尼平定了动乱,称雄罗马。

克利奥帕特拉故技重演,扮成维纳斯女神,坐着金色大船驶入地中海,邀请安东尼上船赴宴。安东尼也为她的美色倾倒,不但支持她统治埃及,还跑到埃及跟她同居。

安东尼也没活太久。对手屋大维包围亚历山大,安东尼自刎。克利奥帕特拉还想迷惑屋大维,未能奏效,只得抓起毒蛇放到自己的丰乳上,结束了传奇的一生。

此后,又有波斯帝国、阿拉伯帝国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……攻城略地,相继在这里留下印记。

在权力的更迭中,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烧掉,庙宇、神像被捣毁。古代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——亚历山大灯塔,也禁不住风雨洗礼,在地震中沉入海底。

像样的古迹,似乎只剩下一根庞贝柱了。这根花岗岩石柱高30米,原本立在神庙中,用来纪念某任统治者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的善行,后来成了航海者的方向标。

庞贝柱跟庞贝没啥关系。当年,人们误以为古罗马大将庞贝死于埃及人之手,其骨灰存于柱顶的骨灰罐里,故以庞贝柱称之。

历史就是一连串的错误。秋刀鱼的滋味不会骗人。

[夕花朝拾]

高考后

□马继远

1995年7月,我高考。五场考试结束,回家恶补了几个好觉。过了三四天,我又回到学校,估分数,报志愿。对文科生来说,估分不易。答案模棱两可时,易产生幻想,觉得阅卷老师会给自己宽松打分。班主任反复提醒,“估分要尽量保守,报志愿要以能被录取为目标”,可无济于事。毕竟我们那时未经世事,十七八岁,正是爱做梦的年龄。

关于高考分数的小幻想,持续了十多天,就被正式揭晓的分数啪啪刺破,自是有人欢喜有人忧。分数是经过换算的标准分,与估算的原始分完全是两码事。报过的志愿不能再改,只能听天由命,等待录取结果。有些同学,干脆参加复读班去了。

录取工作开始,学校的阅报橱窗,过一两天就贴出红榜,公布中榜者的分数和录取院校。有那么几天,红榜不见更换,不少人,比如我就心慌起来。有考生家长到学校问情况,才知是找不到车,好几天没去市里取录取通知书。一个有能耐的家长找来车,拉着老师,去市里一下取回一堆录取通知书。于是,我的名字也登上了红榜。

1995年,在我们那个小县城,汽车远不像现在这般多,固定电话还没进入千家万户。手机当时好像叫“大哥大”,很多人都还没见过。通过读书看报,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计算机、互联网,但没人见过、用过。QQ、微信就更别提了,当时如果听说,肯定以为是天方夜谭。那会儿,满大街飘着《纤夫的爱》《潇洒走一回》的旋律。街上有几家录像厅,在我看来,那不是好孩子该去的地方。暑假待在县城的家里实在无聊,我决定一个人回乡下老家去住。

村里鲜有人考上大学,乡邻对我很是羡慕,说是吃上商品粮了。我闲着没事,就帮他们做些简单的农活,跟他们聊聊天。更多时候,我坐在老院里的梧桐树下,摇着蒲扇乘凉,在蝉声中梦想未来。当时,根本不知世界之大、人生之艰,以为考上大学就差不多拥有了一切。我身边的小桌上,放着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字很小,盗版的那种。读完,觉得书里写的都是别人的悲惨故事,自己的人生将是一片坦途……

谁知,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在乡下长住。大学毕业,我参加了工作,偶尔回老家,都蜻蜓点水般匆忙。世界变化太快,现实早把我当年在梧桐树下编织的梦想,打得烟消云散。当年视为天大事的高考,现在也觉得云淡风轻。高考,终究只是人生一瞬。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,不断地学习、成长、奋斗,才是王道。

高考的影响还是有的。大学时代,还有初入职场,我常梦见自己在高考考场上,一道题也答不出来,或者考试结束铃声响起,很多题还没答,然后我就急醒了。问过朋友们,都说做过类似的梦。如今,这种梦我已不做了。可能高考及与高考有关的梦,都属于青春记忆,而我已人到中年,面对的只有活生生的现实。

[闲读偶记]

为他洗手调羹汤

□姜丽萍

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《幸福的家庭》,写作手法挺有意思,至今读来仍觉得颇有深意。

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作家,他在构思一篇小说《幸福的家庭》,但是连为主人公设计一个理想的栖居地都不容易,只好假设为A市,主人公最好是一对留过洋的夫妇,起码也得有在国内受高等教育的背景,他们得有套宽敞的大房子,他们的日常饮食也得别具特色,也许得是一盘“龙虎斗”……

作家在创作这一理想中的幸福家庭时,面对的现实生活却颇具讽刺意味。他一会儿为劈柴的价钱算计,一会儿为堆满白菜的局促的居室烦恼,一会儿被忙碌、庸俗的媳妇搅扰,一会儿又得去哄哭泣的孩子……整个家庭生活,真像一场龙虎斗。

最终,作家将他编织的《幸福的家庭》的文稿扔进了废纸篓。

也许鲁迅先生是想告诉人们,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,理想的婚姻只是纸上谈兵、空中楼阁,现实中的家庭离不开柴米油盐。

正因此,那些带着理想化的爱情走进婚姻殿堂的青年男女,在遭遇婚姻的现实问题时,会如钱钟书在《围城》中所言: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,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然而,城里的人若真出去了,就能幸福吗?

读米兰·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,我体会到,那些走出围城的人,在摆脱婚姻负担的同时,也放弃了家庭的温馨美好,而走出围城所换来的轻松自在,恰是人们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。

很喜欢沈从文的一句情话:“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,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人的一生能在最好的年华遇到爱的人是幸运的,如果说爱情里更多的是花前月下、卿卿我我的浪漫,那么婚姻则离不开锅碗瓢盆、养家育子的琐碎,从恋人到夫妻,做好角色的转换很重要。

曾听一位婚姻专家说:“我对婚姻的理解是,一朝嫁作他人妇,为他洗手调羹汤。”

婚姻不是乌托邦,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生计,所以也就有了卓文君当垆沽酒。“围城”里的杨绛,也要放下小姐身段,提着篮子去菜市场,操持全家的一日三餐。

永恒的爱情、美满的婚姻、幸福的家庭,在我看来,也是一种信仰,当你抱定了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的信念时,就要做好为他洗手调羹汤的准备,走出爱情的象牙塔,有承担生活中风风雨雨的坚忍。如此,围城便不再充满琐碎与负担,而是我们体味幸福的港湾。



亚历山大港,蔚蓝的地中海边